

少年与狮族的奇幻之旅·自由与梦想的冒险之旅

LION BOY

驯狮少年²

奇幻威尼斯

(英) 祖祖·科德◎著 王晓娣◎译





L I O N B O Y

驯狮少年²

奇幻威尼斯

(英) 祖祖·科德◎著 王晓睎◎译

版权登记号：01-2013-61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狮少年. 2, 奇幻威尼斯 / (英) 科德著; 王晓娣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3-4134-8

I. ①驯… II. ①科…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722号

LIONBOY: THE CHASE

by Zizou Corder

Copyright © 2004 by ZizouCor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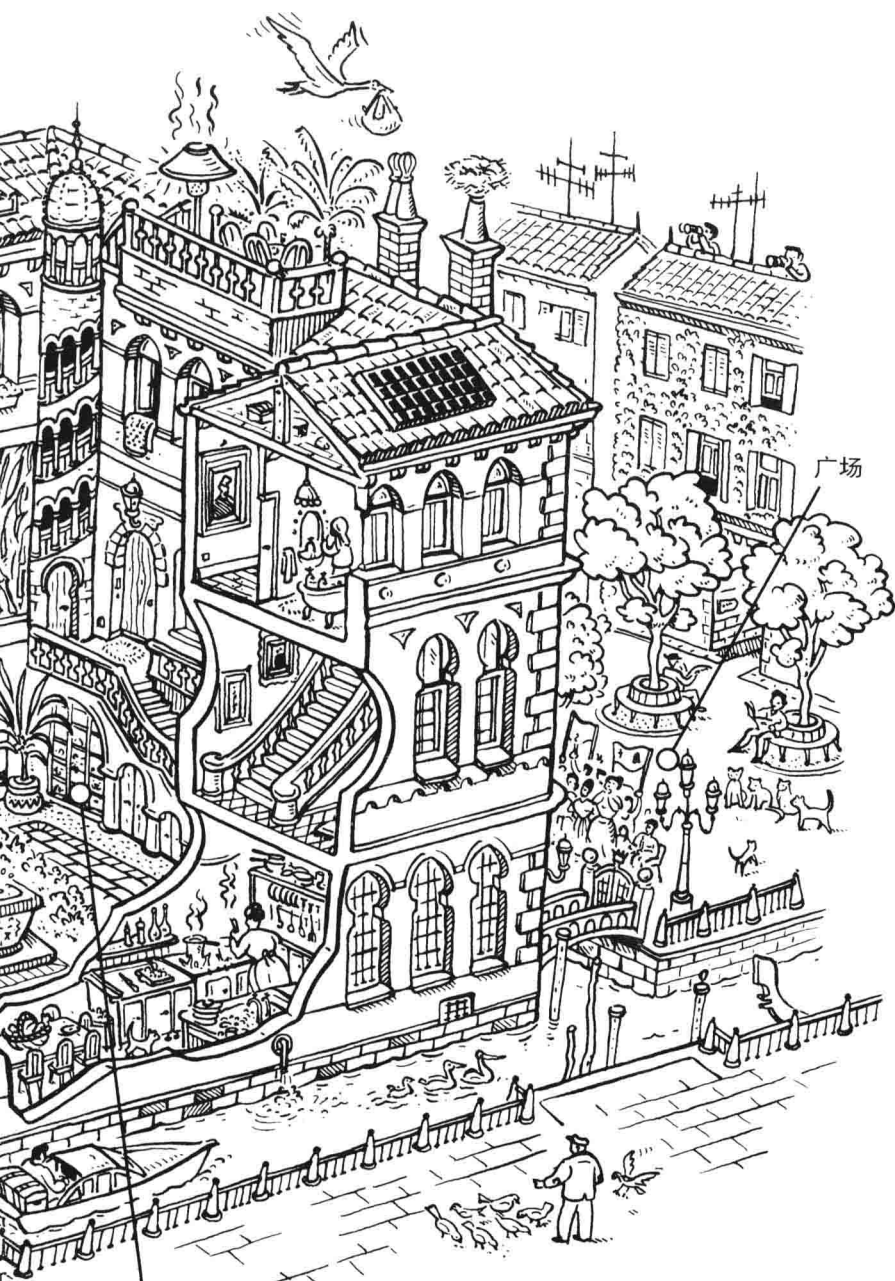
作 者 (英) 祖祖·科德
译 者 王晓娣
责任编辑 赵 妮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134-8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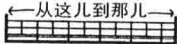
献给

我们深爱的朱利叶斯和格蕾丝·费鲁斯菲德





狮子们被关
的地方

比例尺:  = 很近

保加利亚 宫殿

L I ⊕ N B ⊕ Y



从威尼斯到索维拉，
一场追逐即将开始……



第一章 谢尔盖的惊天发现	001	第十一章 圣马可狮子和创造奇迹的	
第二章 普里奥的身世	018	天使	135
第三章 水中的威尼斯	028	第十二章 驯虎师梅布尔	150
第四章 沉重的金属笼子	042	第十三章 重新启程	158
第五章 写给鲍尔斯国王的信	056	第十四章 消失的羊皮纸	172
第六章 小家伙恩佐	075	第十五章 惊心动魄的航海时间	180
第七章 巨大翼狮	091	第十六章 漂到索维拉	187
第八章 邈邈猫谢尔盖再次现身	102	第十七章 马科姆的复仇计划	199
第九章 鲍尔斯国王与总督的恩怨	115	第十八章 与拉菲的对决	209
第十章 总督府密谋	125	后记	220



第一章 谢尔盖的惊天发现

在阿尔卑斯山的大暴雪中被困在火车上，又与六头思乡的狮子一起挤在一间盥洗室里，而且，身边还有一头身份不明、长着獠牙的猛兽，这一切对于一个小男孩儿来说可算是一次特别奇妙的体验。而更为奇妙的是，在隔壁，那位穿着紫色丝质睡袍、忙里忙外的人，居然是友好的保加利亚国王鲍尔斯，还有他的安全官爱德华，他对所有的事情都特别留意，不过，或许他关心的事情有点儿多。

如果你是查理，你的爸爸妈妈还是聪明绝顶的科学家，因为他们成功研制了治哮喘病的特效药。结果，他们在英国被邻居家的坏小子给绑架了，虽然你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幕后黑手是谁，但也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了。那你就会和查理一样，因为狮子们和善良的国王与你同一阵线而感到非常开心；如果你和你的狮子们，好不容易从漂流马戏团逃了出来，从那肮脏、邪恶、神秘的驯狮人手里跑了出来，你也会想要好好放松一下，因为你知道，无论是那个驯狮人还是那个坏小子，他们都无法穿过暴风雪来抓你，况且，那个坏小子还被一头狮子给咬了一口。

如果老狮子对你说：“我们现在既温暖又干爽，我们吃得饱饱的，而且我们还在一起。另外，还有人要修理火车，之后他会带着我们穿过这危险的鬼天气，去你父母所在的地方，那会离我们的家乡更近。但是现在——现在我们是安全的。”

如果他这样对你说话，你也会感到特别地温暖、开心，甚至备受鼓舞。

这些就是查理·艾山迪的真实感受。这几个星期以来，查理感到很有安全感。美丽的狮子们挤着他，躺在他身边：三头母狮子，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追逐奔跑后开始休息；老狮子对于他们的成功逃脱一直是得意洋洋的；艾斯娜，那头年轻的母狮，自从经历了火车车顶的冒险后，身体一直很虚弱，不过，她对自己身处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感到异常地兴奋；那头年轻的狮子，查理的朋友，枕着查理的腿呼呼大睡。隔壁，鲍尔斯国王在他的豪华车厢里，向查理许诺，当他们到达威尼斯之后，就给他们提供帮助。拉菲·萨德勒和驯狮人马科姆被困在巴黎，而此时的大雪，就像一床巨大的羽绒被，盖住了东方快车。

“现在，”查理对自己说，“是时候补补觉，吃点儿东西，放松一下了，这样，我们才能精力充沛地应付接下来的麻烦事。”毫无疑问，前方会有很多麻烦等着他们。

查理的父母，阿纳巴·艾山迪博士和玛格达伦·斯塔特教授，他们倒真的遇上了大麻烦。不过，如果你看见他们坐在考柏瑞希封闭度假村的社交俱乐部里，你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有麻烦。俱乐部的房间狭长、低矮，看起来很舒服，透过一面玻璃墙，你能看见一个漂亮的亚热带花园。花园里种满了棕榈树，涓涓细流淌过巨大的圆形岩石。至少，玛格达伦曾经觉得这个花园很漂亮，不过，后来她注意到，这里的每一块岩石的形状都完全一样，它们是由某种塑料做成的。她仔细地看这些棕榈树，嗯？难道它们也是假的吗？

她和一群女人坐在一起，她们都在讨论有关肥胖的问题。在她们面前，摆着满满一盘子薯片，还有很多杯啤酒。她们一边往嘴里塞垃圾食品，一边哭喊着：“哦，不，我真不该这样。”还有不少人在抽烟。

“抽烟会长皱纹的。”其中一个人说。

“克莱尔有着完美的皮肤，”另一个人说，“你恨她吗？”

玛格达伦想，为什么会因为一个人有着好皮肤而去恨她呢？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担心的是抽烟会长皱纹，而不是得癌症呢？她还想知道，为什么这些

人根本不算胖，却一直在谈论她们有多胖呢？而且，就算她们真的担心的话，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吃薯片、喝啤酒呢？既然她们喜欢吃薯片、喝啤酒，那么为什么还一直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不干脆就去享受这些东西带给她们的乐趣呢？

她感到特别疲劳。她不记得是怎么到这的，说实话，拉菲·萨德勒哄骗他们的事，已经逐渐从她脑中消失掉了，乘坐潜水艇、船、卡车，长途跋涉到这里的事也渐渐淡去了。她感觉自己到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她知道自己不喜欢这里。她想要自己待着，不想听这些人的废话。她想见到儿子，和老公待在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在这儿待得时间久了，她的脑子开始变得像糨糊一样。她知道她原本应该待在别的什么地方，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她真的感觉很累。她想，自己只能想到这些，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她抬头瞥了眼坐在房间另外一端的阿纳巴。他的状况看起来非常差。他的皮肤，平时黑亮黑亮的，现在却蒙上了一层灰雾，连眼白也有些变黄。他那强壮结实的肩膀，原来紧致的肌肉消失不见了，现在看上去松垮垮的。

“你有点儿变胖了，是不是？”一个女人对玛格达伦说。

此时，阿纳巴正在房间的另一端观看电视上转播的足球比赛。阿纳巴喜欢足球，但是这已经是第四场比赛了。这些人一直在抱怨球员的表现有多么糟糕，还有领队、裁判和边裁的表现也都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一边喝着啤酒、吃着坚果，一边谈论着，如果换作他们上场的话，情况会好很多。屋子里，除了烟味还有另外一种气味，阿纳巴熟悉这种味道，不过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气味。

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电视上开始播放新闻。在贫穷世界的一个城市，帝国士兵们开枪射击，有很多平民受伤，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药物可以治疗。画面上，许多孩子绑着肮脏的绷带，看上去极度恐慌，饥肠辘辘。男人们抬头看了看电视，简单地说了句“真恐怖”，然后又继续抱怨球赛的事情。“尽管很恐怖，但我们都无能为力，是不是？”其中一个人这样说道。从他的表情里，阿纳巴可以看出，他真的感到很悲伤。阿纳巴开始有点儿喜欢这个人了。

“别在意，伙计，”另外一个人说，“再来杯啤酒吧。”

阿纳巴感觉到好像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去做，但是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他抬头看了看，玛格达伦在房间的另外一边。她的状况看起来并不好。她红色的鬃发不再像往常那样蓬松，而是软趴趴地贴在头上。

不久，他们就该回到康复中心开始“激励管理治疗”了。

“开心点儿，伙计，”一个人对阿纳巴说，“干一杯！”

阿纳巴已经记不起自己平时是什么样了。

如果查理看见他那充满活力、才思敏捷的父母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他一定会震惊的。他再也不会觉得，他们没有危险了。

铁博戴皇家漂流马戏团、马术交响乐团学会（也有人叫它铁博戴杂耍团或者表演团），同样也有麻烦了。在塞斯号这艘巨大的马戏团船上，莫里斯·铁博戴少校，马戏团里的大师、指挥家、头儿，这会儿正在他自己的船舱里闲晃，喝着一杯含有苏打水的白兰地酒。他穿了件浅绿色的长袍，与船舱内的雕刻镶板十分匹配。在巴黎的那天晚上，马戏团的开幕表演真是精妙绝伦，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那天晚上，表演结束后，铁博戴少校和马戏团的人出去喝酒庆功，他们一直玩到很晚才回去。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还在昏昏沉沉地睡觉，除了空中飞人皮埃鲁特和卢西迪家族的人，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早起锻炼。铁博戴少校倒是没有喝醉，不过尽管如此，他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接待拜访者。这位访客是从法国铁路局来的，他的神情看着有些窘迫。

铁博戴少校优雅地浅浅一笑，他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白兰地。

“狮子们？”他用他特有的、慵懒的南方帝国口音说道，“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的狮子们没有一丁点儿的问题！你大清早跑到我这来抱怨才真的有问题，你觉得呢？”

“先生，”来访者轻柔地说，“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个英国年轻人，他试图阻止东方快车的出发。他浑身湿漉漉的，看起来像疯了一样，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有狮子在火车上，他们是从马戏团跑出来的，有一个小贼把他们给偷了出来。’他还说，其中一头狮子袭击了他，那些狮子就是你马戏团里的狮子，有人把他扔进了巴士底狱旁的圣马丁运河……很显然，这些都是废话，

我们也觉得他疯了。于是，我们把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但是，就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医院的人打电话让我们过去，他们说，这个年轻人的胳膊和肩膀上有严重的伤疤，据他们分析，应该是被某种大型动物咬伤的。大型动物！不是像蚊子那种，你知道吧。这个年轻人血迹斑斑，浑身湿漉漉的，看着既愤怒又疯狂，但是，他身上真的有吓人的咬伤痕迹。而且，医院方面也说，可能是被狮子咬伤的。其实，他最有可能的是被狗或者别的什么咬伤了，因此他得了狂犬病，所以才这样疯疯癫癫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年轻人，他说，这些狮子是从你这儿跑出去的，他们是属于伟大的驯兽师马科姆先生。所以，我就冒昧过来确认一下。我对此非常抱歉，希望你能理解。”

“你是说，我让那些有着狂犬病、极度疯狂的狮子们从我这儿跑了出去，而且还咬了人？”铁博戴少校说，“是这个意思吗？你最好能对你的说法负责，先生，这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我们最好一起去确认一下狮子们还在不在。”

“那是当然，”铁博戴少校说着，便站起身，睡袍在身后飘荡。他又高又瘦，快速走到船舱口，急匆匆地打开了门，他冲着铁路局的那个人诡秘地笑了笑，说：“跟我来。”

铁博戴少校大步地走上甲板，铁路局的人紧跟着他。“早上好，西吉！”他对卢西迪家族的爸爸喊道。此时，这个爸爸正在表演场和通道之间的缆绳上打着倒立。

“今天早上，你看见马科姆了吗？”

“没有，铁博戴少校，”西吉回应道，“昨天晚上我也没见到他。”

狮子舱和铁博戴少校的船舱一样，都在塞斯号表演大棚另外一边的甲板上。他们不一会儿就走到了，铁博戴少校急冲冲地打开了门，眼前所有的狮笼都空了。原来六头狮子打盹儿休息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原先马科姆裹着他漂亮的大衣睡觉的地方，现在也同样空无一人。

那一刹那，铁博戴少校皱了皱眉头，舔了舔嘴唇，然后说道：“他们可能在表演场做练习呢。”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不过，他心里明白，他们是

不会在那儿的。有这样一个休整的机会，他们绝不会这么早就去练习。这个时候，皮埃鲁特可能会在，马戏团男孩儿们昨天晚上就把会场清理干净了。“我去找马科姆先生的这段时间，你难道不想去我的船舱里等一等吗？”他建议道，“我会派人给你送去一杯香甜的咖啡。”他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不用了，谢谢，我跟你一起去。”铁路局的绅士说道。

铁博戴少校的笑容不见了。

“请便！”他说着走出了狮子舱，走向隔壁的缆绳舱，那里是几个男孩儿住的地方。

“查理！”他猛地拉开门，大声喊道。

小丑的儿子朱利叶斯和那个训练智慧猪的小男孩儿汉斯被吓了一跳，他们突然起身，头撞到了床铺的顶板，痛得大叫起来。

当然，查理不在那儿。

“他去哪儿啦？”铁博戴少校咆哮道，“马科姆呢？我那些该死的狮子们都去哪儿啦？”

朱利叶斯和汉斯目瞪口呆。

“没看见他们。”汉斯颤巍巍地说。

“朱利叶斯？”铁博戴少校问。

“马科姆昨天晚上出去了，”朱利叶斯说道，“他去和梅布尔·斯塔克吃饭去了。就是那个驯虎师。”

铁博戴少校从他的睡袍兜里掏出手机，快速按下了号码。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哦，亲爱的梅布尔，”他的声音那么地温柔，“我很抱歉，在如此美妙的清晨打扰你，我希望你不会怪我这么冒昧地打扰，但是，我想问，你是否稍微知道些关于马科姆在哪儿的消息呢？”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牢骚声。

“哦，好吧，不是，当然不是，女士，我很抱歉……亲爱的梅布尔，他不在这儿，他的助手，那个小男孩儿也不在，我只是有点儿困惑……”

电话那头没完没了地说了起来。

“好的，亲爱的，”他说，“你再打给我，好吗？”他关掉电话，转向铁路局的绅士。

“她说，他们昨天晚上在一起吃晚饭，她也没有见过他自从……有其他关于看见狮子的报告吗？”他突然问道。

“没有，”铁路局的绅士说，“当然，我已经和警察联系过了。”

“快起来，孩子们，给我把整艘船都搜一遍，”铁博戴少校大喊道。“给我把查理、马科姆，还有狮子们给找出来，或者找找他们可能在哪儿的线索。去叫马戏团的男孩儿们过来帮忙。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查理在东方快车上见到了鲍尔斯国王，还和他做了朋友，在这期间，雪越下越大，可怜的狮子们，为了安全起见，只好躲到火车顶，在暴风雪中煎熬。他们几乎快要被冻死了，好在，查理及时爬上车顶，把他们带了下来。

大概是午饭的时间，查理用尽全力关上了天窗。外面，冰天雪地，冷风呼啸，暴风雪还在呼呼地打着旋儿。他开始放热水，为这些可怜的家伙们暖暖身，还给他们滴了妈妈的万能药水。就在这个时候，马科姆走上了塞斯号的踏板。

此时的他，已经和查理几周前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他像泥块一样冷酷、镇静，那种气息都会传染给他身边的人。现在，他白色的非洲服饰已经破旧不堪，皮肤粗糙、干燥，面如死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还有几根白色的胡茬，双手微微颤抖。不过，他的身形宽阔粗壮，眼底深处流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人们还是会觉得他是个狠角色。

他直接走向了铁博戴少校的船舱。

“铁博戴少校！”他说。

马戏团的老板通常知道要怎么大喊大叫，他当然会大发雷霆。他大概吼叫了足有十分钟。

最后，马科姆简单地回了句：“我不干了。”

“你这个笨蛋，马科姆，你被解雇啦！你不要再指望在马戏团工作了，你也别指望能拿到工钱，你让我损失了宝贵的财产。”

“狮子是我的，先生。”马科姆露出冷峻、尖锐的眼神，此时的他更像从前那个冷酷的马科姆。

铁博戴少校大笑起来。“那么，接下来，你是要去警察那儿，对放走狮子们负起责任吗？你会赔付罚款吗？马科姆，你要怎么挽救我的名声？你把我的马戏团弄得如此狼狈，你要怎么弥补我？你是要去跟所有的人说，这是你的失误吗？你是要跑去告诉警察这些吗？”

铁路局的绅士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警察已经在路上了。”他轻轻地说。

“你也要对查理负责，是吗？他也消失不见了。还有，那个被他们咬了的英国年轻人怎么办？”

马科姆坐了起来，“什么英国年轻人？”他问道。

“拉菲·萨德勒。”铁路局的人说。

马科姆眨了眨眼。

“我必须去船舱看一看，”他说，“看看他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铁路局的人跟着马科姆去了狮子舱。马科姆冷静地环顾四周。他收集了一些东西装进了包里。“我想，警察会把我带走的。”他说。铁路局的人此时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对不起，”马科姆指了一下笼子后面的一个小门，说，“我应该看看……”他拉了一下手柄，门被打开了。他向里面看了看。铁路局的人礼貌地笑了笑。

在铁路局的人还没有发觉这个门是通向哪里之前，马科姆就已经顺着狮子专用通道下到了马戏场，然后，他离开了塞斯号，向车站走去。铁路局的人发现后，匆匆忙忙地跑回铁博戴少校的船舱，他告诉警察和铁博戴少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马上发布消息要逮捕他，马科姆就像查理一样，躲在了火车的洗手间里，他在那儿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戴了顶精致的小帽和一副眼镜。看起来就像是另外一个人。

“查理·艾山迪，”他嘀咕着，“拉菲·萨德勒。”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偷走了他的狮子。他本来还计划着要把查理卖给拉菲。这么说，是拉菲偷走了查理和他的狮子们？但是，拉菲被咬伤了，而且狮子们现在确实没跟他在一起……他真

希望，他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能理解拉菲想要偷走查理和狮子的行为。因为拉菲就是做这买卖的，他是绑架有能力的人，然后再把他们卖了。但是，假如是查理偷走了狮子们呢？多愁善感的查理会尽全力帮助他们逃跑的。查理会猫语。马科姆抿了抿嘴唇，陷入了沉思。

他把他穿旧了的非洲服饰扔进包里。这时，他看到了包里那一大瓶给狮子的药。这瓶药是他离开的时候装进去的。他长时间给狮子服用这种药，让他们乖乖听话，但是这是违法的，所以他临走的时候，把药也装了起来，他可不想让警察找到他。

他不知道的是，查理在这几星期以来，把给狮子们用的药换给了他。这样，狮子们的头脑清醒了，准备逃跑计划，而马科姆却变得越来越迟钝、迷惑、虚弱。

他把药瓶拿出来，打开闻了闻。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药水，而且他还很喜欢这个味道。他颤抖着，从小脸盆里倒出了一瓶水，往里面滴了两三滴药水。

他自己知道，他不该使用这个药，从长远看，这会对他造成伤害的。但是，他的身体需要他，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

他告诉自己：“就一点点。”

他喝了下去。

他看起来似乎好了很多。

他又坐回马桶上，闭上了双眼，火车隆隆地一路向南，驶向西班牙。

他想，他们现在会在哪儿呢？这些蠢货，他们难道以为自己能斗过我马科姆吗？

此时，拉菲·萨德勒在精神病医院一间冰冷的小屋里，躺在一张又窄又硬的床上。屋顶特别高，四周的墙体都是浅绿色的。一个严厉的护士强行给他冲了澡，还拿走了他的衣服，包括他的皮夹克。尽管他的皮夹克已经被运河的水浸透了，还粘上了绿色的污泥，不过，他还是希望可以要回他的皮夹克。一位冷淡的医生，戴上了一副胶皮手套准备医治他。她看了看他肩膀上那一圈深深的伤口，黄灰色